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詳校官修撰_臣錢 榮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_臣李 蔡

謄錄監生_臣官懋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一

系昶君難一年石氏自代北從晉王起太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太原治

晉陽契丹遂攻晉命之胡國號為晉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諱敬瑭姓石氏其父景振雞本出於夷自朱耶歸唐從朱耶入居陰山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五代會要曰晉既得天下祖衛大夫石碣

天福元年

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即位

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

府

吳命徐知誥為大元帥見上卷上年冬十月

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

部及鹽鐵

丁未唐主立子重美為雍王

雍於用翻

癸丑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

唐主以生日為千春節五代會要曰帝以唐光啓元年正月十三日

生既以晉元紀年故書潞王為唐主

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

上時掌翻

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石敬瑭聞之益

懼三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偁孫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偁孫性謹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

客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石敬瑭盡收其貨

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

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

唐主好與近臣夜語見上卷上年從容

翻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

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

琦曰

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

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

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母以資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策稜等未獲故

和未成耳

貴華契丹主安巴堅長子也來降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求策稜見三年契丹

母謂舒
嚕后也

今誠歸策稜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

緡遺之

遺唯
李翻

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

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

謀之

相息
亮翻

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

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

言什省
其九

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

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

招居
運翻

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

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

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

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

唐自太宗以宗室女為公主下嫁諸蕃謂之和蕃公主其後回

紇有功於中國至
屈帝女以女之

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

意遂變

戎昱唐人也詩漢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後人憐之競為歌詩以言其事

一日急

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

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

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

養士為養兵也言其欲割養兵之財以和蕃

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

決即協翻

曰臣等志在竭愚以

報國非為虜計也

為子偽翻

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

不已

詬古候翻又訐候翻

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骨視

朕為人主耶琦曰臣等為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

何為

治直之翻

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

罷使出就所舍

自

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復扶又翻

丁巳以琦為御史中

丞益疎之也

呂琦為唐主所親事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御史中丞居外朝不得入直

禁中故曰疎

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元

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

馬 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為皇后即李春驚也 尊

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

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煦吁言其收衆

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蒙州本漢蒼梧

郡之荔浦縣隋分荔浦置隨化縣唐武德四年改為立

山於縣置荔州尋改為恭州貞觀八年改為蒙州州東

蒙山山下有蒙水人多性蒙故也宋 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屬昭州 希範命其弟武安 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

杲懼其母華夫人

華戶化翻

逆希範於全義嶺

全義嶺在桂州全義縣即

始安嶺也

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

治直吏翻

煩殿下親

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洒掃掖庭以贖希杲

灑所買翻又所賣翻掃素早翻又素報翻

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

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

治直吏翻行下孟翻省悉景翻無它言無它故也

漢兵

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為希範殺希杲張本

高從誨遣使

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

高從誨以區區三州介居唐吳蜀之間利其賞賜所向稱

臣諸國謂之高賴子其有以也夫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

陳羸疾

羸倫為翻

乞解兵柄移它鎮

兵柄謂北面馬步軍都總管之任

帝與

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暉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

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

請急請告

也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

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

諺魚變翻斷丁亂翻

羣臣各為身

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

耳不若先事圖之

先悉薦翻河東事情凡在清泰朝野之人誰不知者其所以重於言重於

發懼言之則發大難之端在已而無以善其後耳清泰主鬱鬱于此久矣薛文遇一言當心遂決然而不顧

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

先悉薦翻

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

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

御筆親除付外行者謂之除目其經

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除目

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

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

宋審虔從唐主起于

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

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

兩班謂文武官

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

署趣敬瑭之鄆州

趣讀曰促天平節度治鄆州鄆音運

敬瑭疑懼謀於將

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代除

唐主此言當在

即位之初敬瑭入朝遣還鎮時也

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

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

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

兵於我我則改圖耳

觀敬瑭此言則求援於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桑維翰之言正會

其意耳

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

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

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

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

稱舉也帝

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

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

縱之深淵邪

古語有之魚不可脫于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

然卒以河東復授

公

卒子恤翻復扶又翻

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

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

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

首式又翻

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素

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

契丹牙帳自明宗長興三年屯納刺

泊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

成敬塘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塘

先悲薦翻

以羽林將軍寶

鼎楊彥詢為北京副留守

寶鼎縣屬河中府漢之汾陰縣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

祀汾陰獲寶鼎由是更名九域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為滎河縣在河中府北一百里

敬塘將

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

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塘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

輩勿言也

按薛史稱楊彥詢為人沈厚當以此得全

戊戌昭儀節度使皇甫

立奏敬塘反

并潞二鎮接壤故知其事而先奏之

敬塘表帝養子不應承

祀請傳位許王

許王從益明宗之子也

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

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

謂敬瑭知盡殺閔

帝從騎獨置帝于衛州也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鄂王即謂閔帝潞王入立以太后令降閔帝為鄂王許王

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

兼太原四面排陳使

陳讀曰陣下同

河陽節度使張彥琦為馬

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

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

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寨使

相息亮翻監古銜翻

丙午以張敬達為

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

署

為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張本

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

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

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

漢置千乘國後改樂安郡

至隋廢樂安郡置千乘縣唐屬青州九域志千乘縣在青州北八十里乘繩證翻

張敬達將兵

三萬營于晉安鄉

晉安鄉在晉陽城南薛史晉安寨在晉祠南

戊申敬達奏

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

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

安氏羣從與石敬瑭本皆代北人

先是雄義

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

先悉薦翻馬邑縣屬朔州

將所部六百餘人

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

令公長者

說式芮翻石敬瑭加中書令故稱為令公長知兩翻

舉事必成公何不

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

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

信掠百井奔晉陽

帥讀曰率

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

彊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

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

而貴者且不自保

石敬瑭身為帝婿可謂親矣官為中書令建節總兵專制北面可謂貴矣

況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

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

歐史安重榮為振武巡邊指揮使

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帥讀曰率下同

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

為寧國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石敬瑭既不受代故使宋審虔領節

掌宿衛審虔唐主

振鳳翔時牙將

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

驕縱

劉延皓唐主后弟

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

都虞候張令昭因眾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

明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

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軍府

臣以

當作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為之

請為于偽翻考異曰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姓按薛

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延皓后之弟應州人也延朗

宋州虞城人也獨廢帝實錄云后姪今不取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

第辛酉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

遂代為門下侍郎參政事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為右

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

調徒

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
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
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為天雄四面行營招討
使知魏博行府事

魏博恐當
作魏州

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

討使以楊光遠為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為天雄
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
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
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

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

重直龍翻從才用翻 考異曰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衛

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瑋之子也廢帝

實錄云石諱妹男尚食使重又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

同按重又敬瑋子即位後為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廣

本英作殷

今從之

并族所匿之家 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

還

四月至桂州七月方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

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

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犯圍走

出西山據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

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 丁未范延光拔魏

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張敬達發懷州彰

聖軍戍虎北口

虎北口在汾水北彰聖軍本洛城屯衛兵也先是分屯懷州又自懷州發赴張

敬達軍前敬達又發之戍虎北口

具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

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

間古覓翻

使疏吏翻時張敬達在代州雲應兩鎮亦不從敬瑭故遣使從間道趨契丹帳

令桑維翰草表

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

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

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

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

他日卒如

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

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

喜中國有釁之可乘也

白其母曰兒比夢石即遣使來

其母即舒嚕太后比毗至翻近也

今果

然此天意也

自是之後遠滅晉金破宋闕

今之疆理西越益寧南盡交廣至于海外皆石敬瑭捐割闕隘以啓之也其果天意乎

乃為

復書許侯仲秋傾國赴援

侯秋高馬肥而後進

八月己未以范

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

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

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

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革高壘深

塹欲為持久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

使間古莧翻經畧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易以

契丹之援而敬達欲以持久制之宜其敗也敬瑭執知

遠手撫其背而賞之 戊寅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為

東北面副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唐主使

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

犒苦到翻

楊光遠謂琦

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

旰按翻

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

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

楊光遠之計徂王晏球定州之勝欲縱之

令入而與之戰殊不知戰無常勝而闌隘不可不扼也尋而契丹徑入唐兵一戰而敗遂為所用矣

帝甚

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

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

竟不能合

復扶又翻壞音怪史言天方相晉張敬達無所施其力

晉陽城中日窘

糧儲浸乏

若契丹之援不至晉不能支矣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

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

楊武谷在代州崞縣薛史陽武谷在朔州南 考異曰代州今

有楊武寨其北有長城嶺聖佛谷今從漢高祖實錄作揚武

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

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

九域志代州南至忻州一

百六十里忻州南至太原一百四十里

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

誘音

審琦

洺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

陳讀

曰陣下同

考異曰按幽州北山口名虎北口亦名古北口此在太原而云陳於虎北口又云歸虎北口蓋太

原城側別有地名虎北口也

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

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

唐兵自南來攻晉陽故謂之南

軍

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至契丹已與唐騎將

高行周苻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

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

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

被皮義翻羸偷為翻
汾曲汾水之曲也

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所而進契

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

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

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

近其斬翻

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

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

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

唐兵雖敗其衆尚彊劉知遠懼降兵復叛歸故勸殺之

是夕敬瑭出北門

出晉陽城北門也

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

手恨相見之晚

以前此未識面故然亦必石敬瑭之氣貌有以聳其瞻視也

敬瑭問

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

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

斷音短鴈門有東陁西陁之險崢縣

有陽武石門之隘

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

使張敬達等果知出此豈有晉

安之困哉使人偵視皆無之

偵丑鄭翻

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

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

之言當乘初至之銳而用其鋒也

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

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

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

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

長直亮翻厚戶茂翻

索昔名翻吠房廢翻跬犬索翻半步也

又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敬達等士卒猶

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

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若張敬達等能于圍落未合

之時勉諭將士竭力致死決戰勝負未可知也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

聲問不復通

復扶又翻

唐主大恩遣彰聖都指揮使苻彥饒

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

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

青山即邢州青山口也趣七喻翻

盧

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

幽州兵出契丹軍後

欲使趙德鈞自飛狐道出代州以斷契丹之後

耀州防禦

使潘環糾合西路戍兵

糾與糾同說文繩三合為糾故凡合集兵衆者謂之糾合糾集

西路戍兵謂蒲潼以西諸道戍兵也

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

契丹主移帳於柳林

柳林當在晉安寨南

遊騎過石會闕不見唐

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

雍於用

翻陛下目疾未

平未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

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

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

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

相息亮翻文紀唐主清泰元年四月即位七月相盧

文紀今禍難如此

難乃旦翻

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

能對已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苻彥饒軍

赴潞州為大軍後援

大軍謂晉安寨之軍監古銜翻

諸軍自鳳翔推戴

以來

推戴事見上卷清泰元年

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東

之以法

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兵驕而不為用與無兵同潞王以驕兵推戴而得天下亦以驕兵不為用

而失天下固其宜也

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

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

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

謂范延光趙德鈞潘環三帥之兵

河陽天下津要

北兵犯洛須自河陽渡河故云然

車

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

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

趙延壽時為樞密使

欲求解而未

能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

州刺史劉遂凝鄴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

應順初劉遂雍以長

安拒王思同而迎潞王者亦劉鄴之子也是其兄弟表

隨時反復以求祿利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者也

稱車駕不可踰太行

行戶剛翻澤州帝議近臣可使北

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

須昌即九域志鄆州所治之須

城縣蓋後唐避李國昌諱改須昌為須城

而歐史與通鑑則仍舊縣名而不改也皆曰趙延壽

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

難乃

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

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

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

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栢

谷

帥讀曰率從才用翻九域志太原府祁縣有團栢谷

思立晉陽胡人也帝以晉

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贇華

為契丹主

唐如意元年分安次縣置武隆縣景雲元年曰會昌天寶元年改曰永清屬幽州匈奴須

知永清縣

在幽州東南一百七十里舜以龍為納言子

孫以名為氏又或以為豢龍氏之後項羽將有龍且漢

有龍伯高李贇華契丹主之兄也明宗長興元年來降賜姓名時在洛陽今天雄盧龍二鎮

分兵送之

欲令范延光趙德鈞分兵送之

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

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

露檄者欲使契丹知之觀他日契丹舒嘯太后責趙德鈞

之言則龍敏之策為可行唐主悉不用耳

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

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

帝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

則曰卿勿言石即使我心膽墮地

李嗣源舉兵向洛則莊宗為之神色沮喪

石敬瑭阻兵拒命則潞王自謂使之心膽墮地何平時

之臨敵甚勇一旦乃惴怯如此也蓋莊宗之與明宗潞王之與晉祖皆同出入兵間內揆其智力無以大相過而乘時用勢偶有不相及者則其氣先餒故也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

將即亮翻

又發民

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

考異曰薛史云十戶今從廢帝實錄

自備鎧仗

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即萬金教以

戰陳

即萬金當時勇將也

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

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初趙德鈞陰蓄

異志欲因亂取中原

趙德鈞之志圖非望亦見潞王得之之易也

自請救晉

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

鈔楚交翻

德鈞請

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

趙德鈞在幽州以契丹來降之驍勇者置銀鞍契丹直

由

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

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逼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

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

與偕行

董溫琪時鎮鎮州

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

谷趣潞州

吳兒谷在潞州黎城東北涉縣西南

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

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

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

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

郎劉濟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濟崇望之子也

劉崇望相昭宗

十一月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

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

林學士張礪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

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

以劉延朗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

德鈞於西湯

歐東西湯作西唐薛史作西唐店

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

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

賜以諸道行營都統勅告也犒告到翻

德鈞志

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

趣讀曰促

德鈞乃引

兵北屯團柏谷口

癸巳吳主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

金陵府為西都

前坊州刺史劉景巖延州人也多財

而喜俠

喜許記翻

交結豪傑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彊執傾

州縣彰武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夷夏心會括馬及義

軍漢章帥步騎數千人將赴軍期

夏戶雅翻帥讀曰率

閱之於野

景巖潛使人撓之曰契丹彊盛汝曹有去無歸衆懼殺

漢章奉景巖為留後唐主不獲已丁酉以景巖為彰武

留後

撓呼高翻撓亂之也史言徵發過甚強人以其所不堪適足為州里姦豪之資

契丹主

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

難乃旦翻

必有成功觀汝器貌

識量真中原之主也

契丹主初來赴難石敬瑭出見之於晉陽北門此時固得之眉睫間

矣及圍晉安軍中旦暮見審之既熟然後發此言然味其言不徒取其氣貌又取其識量則其所謂觀者必有異乎常人

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吏復

勸進乃許之

復扶又翻

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

自解衣冠授之

石敬瑭蓋以北服即位

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

位於柳林誤也

考異曰廢帝實錄閏月丁卯胡立石諱為天子今從晉高祖實錄薛史契丹冊文

割

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

契丹

儒志領晉山一縣武州領文德一縣武州唐志有之儒州蓋晉王鎮河東所表置後唐明宗天成元

年以興唐軍置寰州領寰清一縣隸應州彰國節度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鴈門以北諸州奔之猶有闕隘可守漢建安喪亂奔陁北之地不害為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矣薊音

計媯居為翻薊紆勿翻

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

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

此清泰元年也而以為唐明宗長興七年以潞王為

篡也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為

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掌書記桑維

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

融為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為翰林學

士

白水縣屬同州宋白曰白水縣漢栗邑又為漢衙縣春秋彭衙地後魏和平三年分澄城置白水縣南臨

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

軍城謂河東軍城晉陽受圍之時劉知遠為都巡檢使

客將景延廣

為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

陝失冉翻

立晉國長公主

為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

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

重直用翻暝莫定翻觀契丹在虎北口其所以自為

備者與夫詐趙德鈞之事其畏中國之心為何如哉

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

至團栢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

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

為于偽翻

曰臣今遠征幽

州執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

言延壽在常山則左可以

應接薊門右可以應接團栢

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

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

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

玩寇邀君但恐大兔俱斃耳

戰國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饒者天下

之狡兔也盧逐饒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死于前犬廢于後田父見而并獲之德鈞聞之不悅

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

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

使疏吏翻為子

偽翻好呼到翻說式芮翻

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

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

見兵謂其父子見統之兵也見賢遍翻

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自以深

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

北諸州邀其歸路

山北諸州謂雲應寰朔等州

欲許德鈞之請帝聞

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

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

父子不忠不信

趙德鈞封北平王故稱之言其不忠於唐不信於契丹也

畏大國之

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

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

秋豪之末言其細也

弃垂成之功

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

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

手況大敵乎

結齧翻

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

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

渝變也前約謂使晉帝中國

但兵家權

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

屬耳目

屬之欲翻

奈何二三其命

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

曰一年之間或予或奪二三孰甚焉

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

為于

偽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

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即此石爛可改矣龍

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

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

為子偽翻敏曰我燕人也

龍敏幽州永清縣人

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

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

策但恐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

匹

近其斬翻

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即萬金將之自介休山

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

即萬金當時勇將自介休山路遠平遙則可得而至晉安寨將

即亮翻冒莫北翻

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

圍

重直龍翻

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栢雖有鐵障

可衝陷况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

用之晚矣

龍敏之策非不可行也其如兵驕而不可用何唐主老於行間蓋亦有見於此

丹

州義軍作亂逐刺史康承詢承詢奔

九域志丹州西至鄜州一

百七十五里

晉安寨被圍數月

是年九月晉安寨被圍被皮義翻

高行

周苻彥卿數引騎兵出戰

數所角翻

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

俱竭削柿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

柿方肺翻斫木札也木札

已薄更削之使薄使馬可啗淘糞者淘馬糞中

死則將

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

歐史

曰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小字生鐵

受明宗及今上厚恩

歐史張敬達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屢遷彰

國大同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故敬達自謂受厚恩也然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州尋為孟知祥所陷張敬達未嘗往鎮晉得中國始改長安為晉昌軍歐亦考之未詳也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瑭建雄軍晉州也歐史誤以為晉昌耳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降戶江翻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

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執窮則

諸軍斬我首

軍當作君

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

史言張敬

達之志節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

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

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

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苻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

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

帥讀曰率

契丹主素聞諸

將名皆慰勞

勞力到翻下詔勞同

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

惡漢

北人謂南人為漢大惡猶今人謂桀烈者為得人憎也王昭遠所謂惡小兒亦此意

不用鹽

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

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

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

近其斬翻

鎧仗五萬契丹悉取

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

語牛倨翻

而汝也

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

惋烏貫翻

帝以晉安

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

詔勞北軍

北軍謂鴈門以北諸州固守之軍

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

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

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犇鎮州

自五臺縣東南至鎮州三百六十里

即取飛狐路也

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

帥讀曰率下同

之琦曰家國如此何為復相屠滅

復扶又翻

乃帥州兵趣鎮

州

州兵忻州兵也趣七喻翻

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

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丙寅以趙瑩為門下侍郎桑維

翰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

楊光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以楊光遠殺張敬達以晉安寨降故擢用

之以劉知遠為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帝

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

謀事為咨今北人以咨為重自行臺行省移文書於內臺內省率謂之咨

契丹主令帝盡出

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為子貌

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

為北京留守

契丹主知重貴之可異日景延廣果立之然所謂可者言於帝諸子中為可耳契丹

主固窺之矣

太原尹河東節度使

以留守為尹為帥循唐之舊制也

契丹以

其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皆進

降卒唐晉安寨之兵也

丁卯至

團栢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苻彥饒張彥琦劉

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已延

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

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

天雄軍在太行山之東車

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

時范延光鎮魏州

召

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

李崧薛文遇同在直文遇不知獨召崧以為並召也

故繼崧而至

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

躡尼輒翻

文遇乃去唐主

曰我見此物肉顫

顫之賤翻肉寒動為顫

適幾欲抽佩刀刺之

幾居

希翻刺

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

唐主得薛文遇於起

事之初及即位使之豫謀議沮李崧等和契丹之計及贊唐主移鎮天平皆文遇為之也今事敗而歸咎焉

崧因勸唐主南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

北軍謂趙德鈞荷彥

饒等屯圍栢之兵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

者請禁之

門者洛城守關者也

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

難乃

旦翻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

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

還從宣翻重美之識度蓋亦異

子庸常卒之父子俱死自古以來負才識而不得展以死於多難者多矣

壬申唐主還至河

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

河陽有南北中潭三城守南北城所以衛河橋

張延朗

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

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

騎東還漁陽

賽先代翻帥讀曰率漁陽即謂幽州唐人多言之安祿山反於幽州南向京輔白居

易歌之以為漁陽
聲鼓動地來是也

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

使還潞州先
供頓以待軍

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

大王鄉曲

趙德鈞封北平王故高行周稱之為大王德鈞幽州人行周媯州人皆燕人也故云鄉曲

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

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

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

以其欲爭為
帝恨之也

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

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

潞州西郊

也凡三千人遂瑣德鈞延壽送歸其國

瑣與德鈞同

德鈞見舒

嚕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

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

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

言德鈞舉兵往太原欲從契丹主求為帝耳何乃妄

言奉唐主之命邪

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

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

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

徐圖

謂徐圖為天子也

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

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

復扶又翻

俛音免以正義責之故不能對

又問器玩在此

謂德鈞所齎以獻者也

田宅何在

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

然則又何獻焉

此即魏王繼岌留王宗弼所獻謂此皆我家物之意

德鈞益慙自

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

主復以為翰林學士

張礪唐明宗時為翰林學士唐主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由是

與延壽俱入契丹卒以病中國

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

屬之欲翻

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

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慰我令太相溫將五

千騎衛送汝至河梁

按吐蕃契丹皆大太相河梁即河陽橋考異曰廢帝實錄作高謨

翰范實陷蕃記作高謨翰歐陽史作高年翰蓋蕃名太相溫漢名高謨翰令從晉高祖實錄

欲與之

渡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

開音問

有急則下

山救汝

下山下太行也

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

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

貂出於北方黑貂之裘南方猶可致白貂

之裘南方鮮有之陸佃埤雅曰貂亦鼠類鱗毛者也其皮煖於狐貉永於既翮

贈良馬二十匹

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

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弃也初張敬達既出師

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

河中府河東縣有歷

山薛史高漢筠齊州歷山人當從之張敬達以

晉州帥出專征太原故使高漢筠守晉州

敬達死

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

帥讀曰率漢筠

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

從千容翻朝直遙翻

下同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

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

處昌呂翻

承肇目左右欲殺

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謝曰

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

高漢筠蓋自晉州出舍口至河陽而帝自太行南下

故遇諸塗

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符彥饒張彥琪至

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

復扶又翻

人心已離此

不可守己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裴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

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

斷音短

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

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贇華於其第

李贇華契丹主之兄故殺之

己卯帝至河陽裴從簡迎降舟楫已具

唐主雖斷河梁而裴從簡具舟楫以

濟晉兵降

戶江翻

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

彰聖軍蓋留
戍河陽者

帝釋之

使復其所

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

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

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

白司馬阪也在洛陽北
史逸司字行下孟翻

有

五十餘騎奔于北軍

此北軍謂晉兵從
太原至河陽者也

諸將謂審虔曰

何地不可戰誰敢立於此

言人心
已離也

乃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庚辰

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

四將即謂宋審虔
等四人復扶又翻

而將校

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

澠池

究翻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

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

年五十一宋審虔與唐主起事於鳳翔親將也故與之俱

死雍於用翻

皇后積薪欲燒宮室

此皇后謂唐主劉皇后

重美諫曰新

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

重勞直用翻

死而遺怨將

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

姑夫

太后曹太后也姑夫謂帝也皇后曹太后之女故王淑妃使之避匿以俟帝來

太后曰吾

子孫婦女一朝至此

子謂唐主孫謂重美婦謂劉后女謂唐主之女

何忍獨生

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

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

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

宮寺

館古玩翻

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

皆還復業

史言劉知遠之才畧

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

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

唐制諸州財賦為三一上供輸之京師以供上用也二送使輸

送於節度觀察使府三留州留為州家用度其後天下悉裂為藩鎮支郡則仍謂之留州會府則謂之留使朝

直遙翻使

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

見賢遍翻

獨收延朗

付御史臺餘皆謝恩

漢馮衍有言在人惡其罵我在我欲其罵人晉祖初入洛而先收張

延朗不惟示天下以褊亦非所以勸居官奉職者也既誅又悔之則無及矣

甲申車駕入

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

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

樞密使房暉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

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

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

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

鎮

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蔣南山

洛城之南山捕得殺即伊陽諸山

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閩人

聞唐主之亡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

何

史言閩人怨毒其君

十二月辛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

契丹兵歸國 追廢唐主為庶人 丁亥以馮道兼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 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

立因亂殺之

因亂者因中原之亂也史言貪暴之人不惟難免於治世亦難免於亂世

族其

家 辛卯以唐中書侍郎姚顗為刑部尚書 初朔方

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

運在鎮五年求內徙唐潞王以為靜難節度使

難乃旦翻帝

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武

契丹既得燕雲恐其乘勢又取靈武好呼到翻復扶

又翻癸巳復以希崇為朔方節度使初成德節度使董

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

平山縣屬鎮州本隋所置房山縣唐天寶末安祿山反

玄宗改鹿泉縣為獲鹿房山縣為平山九域志平山在

州西六十里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

趙德鈞邀董溫琪同救晉安與之俱

沒

瓊盡殺溫琪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

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為

祕瓊為范延光所殺張本瘞於計翻

自稱留後表稱軍亂同州小校門

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焚掠州城

河南官氏志後魏改此門氏為門氏又有吐門

氏改為門氏又有庫門氏改為門氏校戶教翻

詔贈李賞華燕王

燕於贊翻遣使

送其喪歸國

張朗將其衆入朝

帝初起事張朗守代州不從將即亮翻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

晉陽周瓌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

職

稱尺證翻

寧以避事見弃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帝聞

平盧節度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

撫青州

以虞變也將即亮翻下同

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後唐改魏州為興唐

府晉興又改為廣晉府
以易世而易府名也

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帝為

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

盧文進自契丹來奔見二百七十五卷明宗天成元

年辛丑奔鎮奔吳

九域志安州東至黃州四百里東南至鄂州三百六十里黃鄂皆吳土也

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徐知誥以

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

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

大恩

周本所言先王謂楊行密也帥讀曰率

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

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

強其兩翻不得

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

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勲曰尊公太

祖元勲

吳楊行密廟號太祖

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

吳宮謂江都宮

妖一逢翻

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

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王建得高麗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

德三

年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二

起彊圉作噩盡著
雍闥茂凡二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

考異曰實錄正月
甲寅朔乙卯日食十

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蓋晉
人避三朝日食而改歷耳

詔以前北面招討指揮

使安重榮

此以在晉陽圍城中所授安重
榮軍職言也故曰前重直龍翻

為成德節度

使時祕瓊自為成德留後以安重榮代之以祕瓊為齊州防禦使祕姓也漢魏之

間有南安祕宜遣引進使王景崇諭瓊以利害重榮與契丹將

趙思溫偕如鎮州瓊不敢拒命畏契丹也丙辰重榮奏已視

事為安重榮以成德反張本景崇邢州人也契丹以幽州為南京

歐史曰以幽州為燕京參考趙思溫為留守事則南京為是李崧呂琦逃匿於伊

闕民間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李崧議以帝鎮河東事見二百

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三年亦不責琦李崧呂琦建和契丹以制河東之議見上卷上年三月

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丙寅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

之云

語牛倨翻

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

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

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趙德鈞敗延光

自遼州引兵還魏州

趙德鈞敗見上卷上年閏十一月范延光屯遼州見上年十月其還

魏州亦必在閏十一月

奉表請降

降戶江翻

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

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

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于夏津殺之

范為

延光以魏反復以貨為楊光遠所殺張本夏津古鄆縣唐天寶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宋以夏津屬北京在京

東北二百五十里夏戶雅翻

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

不問戊寅以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

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

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微

求無厭

厭於鹽翻

維翰勸帝推誠弃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

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

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史言桑維翰有益於石符草創之初者如一

此賈音古

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

璉力展翻

知誥始建

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

先是吳以昇州為金陵府今復更名

牙城曰

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

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黥人周廷玉為內樞使

黥漢縣唐

屬歙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十里黥顧師古音伊劉胸音馨

自餘百官皆如吳朝

之制

朝直遙翻

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吳王以盧文

進為宣武節度使

宣武軍汴州時屬晉吳以盧文進遙領耳

兼侍中

戊子

吳主使宜陽王瑒如西都

吳以金陵為西都見上卷上年瑒子皓翻

冊命齊王

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吳越王元瓘之弟順

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珣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

錢元珣得

罪之始見二百七十八卷
唐明宗長興四年珣音向

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

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

官吳繼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

狄乎衆推繼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

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

南歸

漢之金城唐蘭州五泉縣是也唐之金城為枝陽
縣地涼置廣武郡隋廢郡為廣武縣唐乾元二年

更曰金城屬蘭州按此非蘭州之金城乃應州之金城
縣也唐明宗生于代北之金鳳城及即位以其地置金
城縣仍置應州治焉郭崇威蓋以土人為本鎮將軍又
匈奴頃知云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縣東北
至朔州八百里如須知所云應州與金城縣似為兩處
南北風馬牛不相及未能審其是又當從涉其地者問
之徙拔也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

萬緡初契丹主安巴堅彊盛室韋奚霫皆役屬焉

翟直格翻

又徙歷翻姓也犒吾到翻霫似入翻

奚王渠珠克苦契丹虐帥其衆西徙

媯州

帥讀日率

依劉仁恭父子號西奚

東奚居琵琶州西奚徙媯州依北山而居

渠珠克卒子繅琳立唐莊宗滅劉守光賜繅琳

姓李名紹威娶契丹哲伯埒之姊哲伯埒獲罪於契丹

奔紹威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卒子伊喇立

立

伊戶結翻

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伊喇迎

降

降戶江翻

時哲伯埒亦卒契丹主曰汝誠無罪縑琳哲伯

埒負我皆命發其骨磔而颺之

磔五對翻確也今人謂之磨颺余章翻

諸

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勞程璋曰當為汝除代

令汝南歸

勞力到翻為于偽翻

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既而契丹遣

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璋鬱鬱而卒張

礪自契丹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何故捨我

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

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

契丹主顧通事以主中國人
以知華俗通華言者為之宋白
曰契丹主腹心能華言者目曰通事謂其洞達事務何

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耶

復扶又翻

答彥英

而謝礪礪事契丹主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

主甚重之

史言契丹主知重儒者

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

少詩照翻

球思幸翻
考異曰晉高祖實錄十國
紀年作元球今從吳越備史九國志
數有軍功

數所角翻

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球為土客馬步軍都

指揮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

孟橫戶翻

增置兵仗至數千國

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球請輸兵仗出判溫州

元球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

山又為蠟九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珣謀議

蠟九者蠟彈書也作書以

蠟九其外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宮中既至左右

稱元球有劓墜于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珣

元珣被幽見二百七

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

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珣元球交通者其

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

以安反側

光武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二年曹公事見六十四卷獻帝建安五年

今宜効

之元瓘從之或得唐潞王脅及髀骨獻之庚申詔以

王禮葬于徽陵南

唐閔帝之葬從徽陵封纔數尺見者悲之潞王葬于徽陵南見者莫之悲

也豈非人心之公是非邪

帝遣使詣蜀告即位且叙姻好

蜀主孟知祥與

帝皆後唐之主婿蜀主娶晉王克用姪女帝娶明宗姪女與蜀後主兄弟行也故叙姻好好呼到翻

蜀主

復書用敵國禮

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

州

天雄軍內有貝博衛澧相五州刺史

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維

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

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

唐制三十里一驛十驛三百里

彼

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

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汴州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為

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

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

更工衡翻徐知誥去名上知字單名

誥示不與徐氏兄弟同也

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

賓為東都巡檢使漢主以疾愈大赦交州將皎公

美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

長興二年楊廷藝得交州見唐明宗紀

姓也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吳越王元瓘

復建國如同光故事

元瓘之初立罷建國事見二百七十八卷

唐明宗長興三年

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傳為世子

傳子損翻

以曹仲達沈崧皮

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使官林鼎掌教令丁酉加宣

武節度使楊光遠兼侍中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

土木之盛倍于寶皇宮

唐明宗長興二年閩主璘作寶皇宮

又遣使散詣

諸州向人隱慝

慝吐得翻

五月吳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

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玉珍玩泛海修好契丹

好呼到翻

主亦遣使報之

丙辰敕權署汴州牙城曰大寧宮

時御

史蓋奏汴州在梁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廢為宣武軍至明宗行幸時掌事者修葺衙城遂掛梁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衙城內齊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竊尋秦漢以來鑾輿所至多立宮名隋于揚州立江都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于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牌額以準皇居請依故事于汴州衙城門權掛一宮門牌額則其餘齊閣並可取便為名敕行闕宜以大寧宮為名

壬申進范延光爵臨

清郡王以安其意

追尊四代考妣為帝后

按五代會要高祖璟

謚靖祖孝安皇帝妣秦氏謚元皇后曾祖柳謚肅祖孝簡皇帝妣安氏謚恭皇后祖昱謚睿祖孝平皇帝妣米氏謚獻皇后考紹雍謚獻祖孝元皇帝妣何氏謚懿皇
后若以前史謂皇考名梟振難推之則四世之名意皆
有司所撰者也

已卯詔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聽親舊收葬初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嘗事梁均王為內諸司使至是請

其首而葬之

唐藏梁均王首于太社見二百七十三卷
莊宗同光元年史為婁繼英請而不允葬

張本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范延光素以軍府

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

橫戶孟翻

符奏有

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

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

澶時連翻

延光亦思張生之

言

張生之言見上正月

遂從之甲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

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度河焚草

市

時天下兵爭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其慣廩功省猝遇兵火不至甚傷財以害其生也此

草市在滑州城外

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

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

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

奉進雲州

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為魏府西南面都部

署戍戍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

侍衛都軍使即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將步

騎一萬屯滑州已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

衛州

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改成德兩軍為護聖左右軍據此則此時已有護聖軍矣

重威朔

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

長知兩翻

范延光以馮暉為都

部署孫銳為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

黎陽在魏州西南故循河西上而後至

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

此即

史思明所濟胡梁渡也在滑州北岸澶州界薛史天福六年詔以胡梁渡月城為大通軍浮橋為大通橋

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

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

襄邑縣屬宋州九域志在大梁

東南一百七十里

致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

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

之薦于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

幾居宜翻

誼上言北狄有援

立之功宜外敦信好

好呼到翻

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

心帝深然之 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問

道奉表求救帝為之致書契丹主請之

間古覓翻陞北諸州皆歸契丹

故問道南來為于偽翻

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帝召巒歸以為

武寧節度副使 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為魏府四面

都虞署

侍衛使即侍衛都軍使史從省文也

張從賓為副部署兼諸軍都

虞侯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為魏府西南

都部署

相州在魏州之西使高行周自潞州將兵屯相州以臨范延光

軍士郭威舊隸

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

自大梁而征魏州為北征薛史周紀郭威初事李繼韜繼

韜誅配從馬直晉祖領副侍衛召置麾下因而得事漢祖

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

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

其劉公乎

為郭威為劉知遠佐命張本

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

人擊延光

河南兵河南府兵也張從賓時為洛陽巡檢使故使發之

延光使人誘從

賓

誘音西

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

重直

龍翻下重又同

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

也

張全義自唐末尹河南歷唐梁

從賓又引兵從洛陽殺皇子權東都

留守重又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

事從軍

張從賓雖以張延播知河南府事不使之在府治事而使之從軍

取內庫錢帛

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扼

汜水關

汜水關以縣名關即虎牢關也詳見辯誤

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

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

帥誘日率

又詔宣

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

梁者無不恟懼

羽檄縱橫言軍書紛委也從官家屬皆留東都而從駕在汴根本已拔故恟懼

也縱子容翻從才用翻恟許拱翻

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

從干容翻

神色

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史言桑維翰能以整暇鎮物

方士言於閩王云有白龍夜見螺峯

見賢通翻螺盧戈翻

閩王作

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王謂吏部侍郎判三

司侯官蔡守蒙曰

後漢置東侯官縣隋廢入閩縣唐復置侯官縣屬福州九域志治州郭下

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議無足信也閩王曰

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受不肖及罔冒者勿拒

罔冒謂欺罔偽冒而求官也以事理之所無而欺上謂之罔假它人之所有以飾偽謂之冒第令納

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聞主怒守蒙懼而從

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少為差

為蔡守蒙以賣官受誅張本

聞主又

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

堂牒即今人所謂省割空名者未書

所授人名既賣之得錢而後書填空若貢翻

專務聚斂無有盈厭

斂力購翻厭於鹽翻

又如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

雞豚皆重征之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

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

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史言桑維翰有膽畧晉朝倚以為社稷之固少詩沼翻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

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

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

尹暉舉軍降潞

王以得節鎮今居環衛則為散官溫韜自唐明宗時受誅其諸子廢棄而婁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繼英亦居

兗散故皆應延光

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十人繼英

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

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

汙烏故翻
謀達協翻

禁蠟書勿以聞

不欲

知所招誘
主名所以安反側也

暉將奔吳為人所殺繼英奔許州依溫

氏忠武節度使長從簡盛為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

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

從賓執三溫皆斬之

白奉進在滑州

是年六月遣白奉進屯白馬白馬滑

州治所也

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

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已甚怒明日

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

分扶問翻

奈

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

符彥饒自以鎮滑州為主

白奉進屯滑州為客

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

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

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

軍爭擐甲操兵誼譟不可禁止

從才用翻呼火故翻擐音宦操七刀翻

奉

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為帥步兵欲從亂

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

帥讀曰率

厲聲謂萬

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官纔二百里

魏城謂魏州城也時范廷光據魏州反九域志滑州南至大梁三百里時帝在大梁吾輩及軍士

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

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

者誅勿復疑也

復扶又翻

萬所部兵尚有呼躍者

呼火故翻

順密

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侯方太

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

班荆館

左傳楚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出奔聲子遇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杜預注曰班布也布荆

坐地共議以班荆名館取諸此也此館必在汴州郊外

其兄弟皆不問

按符存審諸子皆有

材氣而彥卿又為一時名將彥饒不能馭下
倉猝成亂兄弟初不通謀罪不相及古法也
楊光遠自

白臯引兵趣滑州

趣七喻翻

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為主

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

謂在

晉安寨殺張敬達而降也
事見上卷上年降戶江翻

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

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

魏范延光孟張從賓滑符彥饒

人情大震

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

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

結彊虜

彊虜謂契丹

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

請戢士卒以威

戢則立翻

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

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

科條也

宿衛諸軍無敢犯

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

幞逢王翻釋云帊也

王者擒之

主者紙錢之主也

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

唐法治盜計賊

定罪劉知遠嚴刑以威衆欲鎮服其心以折亂萌非可常行于平世也

由是衆皆畏服

卯以楊光遠為魏府行營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

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東京留守

京當作都

以杜重威為

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為河陽節

度使

張彥益與杜重威同討
張從賓就命鎮河陽

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為首

擢萬為義成節度使

就以滑帥賞馬萬晉漢之間有白
再禁因亂而帥成德馬萬之類也

丙辰以盧順密為果州團練使

果州時屬蜀命盧
順密遙領團練使方太

為趙州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

留後

更工衡翻時杜重威領昭義節以
討張從賓故以盧順密為留後

馮暉孫銳引兵

至六明鎮

六明鎮在
胡梁渡北

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

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

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

汜水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

奴獲其黨張延播繼祚

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

符彥饒張從賓等皆死馮暉孫銳又敗范延光之勢

孤且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

事見

二百五十七卷唐僖宗光啓三年

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

族魯孫也

李回唐武宗會昌中為相

詔東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

在

張從賓既平然後洛都留司百官得赴行在自是遂定都大梁

楊光遠奏知博州

張暉舉城降

博州范延光巡屬也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

五代會要

唐有威和拱宸內直軍晉天福六年改為興順左右軍

閏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

度使周瓌

瓌古
回翻

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

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

檢許赦王暉為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于

孫銳而族之

孫銳勸范延光
反見上六年

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

遠以聞帝不許 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

受禪誥讓不受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

吳遣行軍司馬張肱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

肱數
尾翻

邀其自復州而奔
吳鄂州之路也

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

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于亂者數

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

說武高翻

旣而聞指揮使武彥和

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

曰

呼火故翻

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

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子

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

濛被囚見二百七十

九卷唐潞王清泰元年射而亦翻

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勲舊引二

騎詣廬州欲依之

九域志和州西至廬州五百二十里

本聞濛至將見之

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

祚合扉不聽本出

門闕則兩扉開門闕則兩扉合

使人執濛于外送江

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于采石

迎而殺之不使得至江都

追廢為悖

逆庶人絕屬籍

絕楊氏屬籍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侍衛軍使郭悛殺濛

妻子於和州誥歸罪于悛貶池州

悛祖宗翻

乙巳赦張從

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梁唐以來士民

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贖還其家 吳司徒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

忠武軍許州時

屬晉吳以王令謀逸領節鎮耳

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

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

亟紀力翻

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

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

丘不署表

宋齊丘以受禪之議不自已發而為周宗等所先遂堅持異議欲以為名復扶又翻帥讀

曰九月癸丑令謀卒

王令謀所見誠不可與王琨同日語也

甲寅以李

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為李金全外叛張本

婁繼英未及葬梁均

王而誅死

婁繼英求葬梁均王見上五月

詔梁故臣右衛上將軍安崇

阮與王故妃郭氏葬之

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

綬于齊

楊行密據有江淮傳渥隆演至溥而亡璘離珍翻璽斯氏翻綬音受

冬十月甲申

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

徐誥自以

本李氏之子既舉大號欲篡唐緒故改國號為唐為復李姓張本

追尊太祖武王曰武

皇帝

猶不敢忘徐溫而追尊之其後立李氏宗廟遂以徐溫為義祖

乙酉遣右丞相玠

玠徐玠也

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

號曰高尚思立引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

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

乘繩證翻

丁亥立徐知證為江王

徐知諤為饒王

知證知諤皆徐溫之子於誥為弟

以吳太子璉領平盧

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羣臣于天泉閣

天泉

閣蓋因晉宋時之天泉池故地起閣因以為名

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

齊丘不樂

樂音洛

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

考異曰十國紀年云遣

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今但云止德誠勸進書

唐主執書不視曰

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

子嵩宋齊丘字也通鑑梁

太祖乾化三年書齊丘謁知誥署昇州推官至是年二十六年今日三十年舊交蓋乾化二年署推官而謁知

誥又在乾化二年之前也

已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于

仙經

唐都金陵以江都為東都

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

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為公而加官增邑

降王為公

所以示易姓加官增邑所以慰其心珙居勇翻

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

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勲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謝表而不改丁酉加宋齊

丘大司徒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愠懟

愠於運翻懟責

翻類

開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

史

唐主為昇州刺史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

今日為天子可以不用

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

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于他州及斥遠吳太子

璉絕其昏唐主不從

遠于願翻宋齊丘之心迹至是畢露吾觀唐主之心豈特疎之而已

蓋惡而欲遠之不能也

乙巳立王后宋氏為皇后戊申以諸道都

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

尉尚書令吳王 閩王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

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

閩與中國絕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三

年

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璟

更工衛翻璟俱永翻

唐主

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

漢之

孝平后周之天元后與夫吳楊璉之妃蓋異世而同轍也宋白曰永興縣本漢鄆縣地陳置永興縣唐屬鄆州

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陽公以景遂

為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

南唐傲
威唐兩

都之制建東西都置留臺
百司於江都帥請曰幸

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

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考異曰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瓘副元

帥國王程遜等為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于
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
元瓘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遜等
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
始聞之也吳越備史天福二年四月敕遣程遜等授王
副元帥國王甲午王即位用建國之儀如同光故事是

歲程遜還京溺于海按元璵初立稱鉅遣命止用蒲鎮
禮明年明宗封吳王應順初閏帝封吳越王故以天福
二年即王位而備史以為授
元帥國王然後即位誤矣
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

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軍府事一以委之漢筠貪猾殘

忍聚斂無厭

斂力磨翻
厭於鹽翻

帝聞之以薦吏賈仁沼代之考

異曰薛史仁沼作
仁紹今從實錄

且召漢筠欲授以他職庶保全功臣

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亥金全表漢筠病未仕

行

任音
士

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曰仁沼忠義之士以代

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

仁沼舌爛而卒漢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諂惑金全

全愛之彌篤

李金全叛奔南唐之計自是定矣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

改明年元曰明德

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

武平靜江等軍事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

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

兼政事令

為遼人用趙延壽以圖晉張本

三年春正月己酉日有食

之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

能存吳愧恨而卒

周本雖不能存吳然其過李德誠遠矣

丙寅唐以侍

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蜀主以武信節度使同

平章事張業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

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

黠戛於諸蠻遂

蜀之內地也以此為進律

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駮赦論

駮北角翻

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

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

聞音問

乃所以

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帝樂聞讜言

樂音洛諫音黨

詔百

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

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乙未

復降御札趣之

復扶又翻趣讀曰促

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銅器

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

此謂後唐之世也若武唐之世天下銅冶九十

有餘所

喪亂以來

喪息浪翻

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為銅

器故禁之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赦令

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

藏典書吏優伶奴僕

藏典主帑藏之史藏祖浪翻

初命則至銀青階

被服皆紫袍象笏

被皮義翻

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

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

節度

州者節度使所治之州朱記大將者不給銅印給木朱記以為印信他州止聽奏都押牙

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職名而已

量音良

從

之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

唐主荅以省署未備吳讓皇固辭舊官

以既讓位于唐不敢居江

都官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

亟去吏翻

五月戊午唐

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以李建勲為迎奉讓皇使

楊光遠自恃擁重兵

時范延光未平晉之重兵皆在楊光遠之手

頗干預朝

政屢有抗奏帝常屈意從之

為楊光遠請易
置執政張本

庚申以其

子承祚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

拜美官寵冠當時

冠古玩翻為楊
光遠叛亂張本

壬戌唐主以左宣

威副統軍王興為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

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

選用王興
等以防衛

故吳王

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

復扶又翻
間古覓翻

唐主大怒

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弃之

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主璟持手詔召之

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于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

常刑安用此為

史言唐主斯言得君人之體

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

名有吳及陽者

以吳者楊氏國號而陽字與楊字同音也

留守判官楊嗣請

更姓羊

留守判官東都留守判官也

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

逆取

逆取本之漢陸賈逆取順守之言

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

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

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

于帝堯之茅茨

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

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

露臺

露臺事見漢文帝紀

况魏城未下

謂范延光尚據魏州楊光遠攻之未下也

公私

困窘

窘渠

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俟海內平寧營之未

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已丑金部郎中張鑄奏竊

見鄉村浮戶

浮戶謂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蓬轉洋流不常厥居若浮泛于水上然

非不

勤稼穡非不樂安居

樂音洛

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

及三項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中書奏

朝代雖殊

朝直
遙翻

條制無異請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時敕

詳定可久行者編次之已酉詔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

定辛酉敕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以受

命寶為潞王所焚故也時中書門下奏準勅製皇帝受命寶今按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刻之玄璽白玉為

螭頭其文曰皇帝受命有德者昌勅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按唐六典受命寶天子修封禪禮神祇則用

之

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

冊禮使

考異曰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虜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

權御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八月戊寅道為契丹

太后冊禮使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上帝徽號戊子王權以不受北使停任周世宗實錄誤也左僕射

劉煦為契丹主冊禮使

煦本作煦

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

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

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

三十萬之外

三十萬乃講和元約歲輸之數

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

珍異相繼于道

遺唯季翻好呼到翻

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

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

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

應天太后即契丹主母舒魯氏應天之號蓋帝所上

也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

從還

宣翻

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

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

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

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

天福元年

契丹始得幽州

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帝

以為祁州刺史

唐昭宗景福三年義武節度使王處存奏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

思

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帝不許

趙延照後

遂入契丹
為契丹用

契丹遣使詣唐宋齊丘勸唐主厚賄之俟

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

開古莧翻宋齊丘之意以謂殺契丹使于晉境

契丹主必謂晉人殺之而諸讓晉此所以開之也

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

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

馮暉自澶州入廣晉與范延光同反見上

年六月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已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

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

厚賞馮暉欲以攜范延光之黨楊光遠自去年六月攻范延光

七月破馮暉等始進兵攻廣晉今歲餘矣而猶不下帝

唐莊宗即位改魏州為興唐府帝草命改為廣晉

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

內職蓋宦者也許移

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節

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

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

處昌呂翻下同

復扶又翻

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

圖守英詣大梁已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

至廣晉延光帥其衆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

帥請曰率

朱憲汴州人也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

國長公主以歸

趙延壽妻唐明宗女也延壽入契丹其妻留洛今延壽在北用事故來取之長

知兩
湖

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

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

事

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制令兼知天雄軍行府事延光既降而光遠請入朝時劉處讓奉詔入魏諭降延

光因使之權知軍府

已巳制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

賜鐵券者恕其死而明之以信誓

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

皆釋不問

今日謂制書到魏州之日也

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及自

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

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為侍衛親軍初

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

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奔廣晉

去年六月張從賓反踰月而敗

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

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

射而亦翻

延光既降帝以

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殺母惡逆不可赦

律有十惡殺父母者惡逆恩赦之所不原

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

官

臣光曰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

治直之翻

然彥珣之惡三

靈所不容

三靈謂天神地祇人鬼

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

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

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丹

車所會便于漕運丙辰建東京于汴州

自此歷漢周至宋皆都于汴梁

建東都于汴州以汴州為開封府開平三年割滑州之
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
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九縣並隸開封府以同
光二年詔以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屬汴州餘還故
屬匡城即長垣天成元年扶溝復隸許州至是詔汴州
宜升東京仍升開封浚儀兩縣為亦縣其餘為畿縣應

舊置開封府所管屬縣並依舊割屬收管亦升為畿縣

復以汴州為開封府以東

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唐以長安為西都以洛陽為東都梁始都

汴以汴州為東京洛陽為西京而以長安為節鎮後唐滅梁復唐兩京之舊而以汴州為節鎮晉今復于汴州建東京開封府以洛陽之東都為西京以長安之西都為晉昌軍

帝遣兵部尚書王

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耻之

王權唐左僕射起之曾孫

父堯官至右司郎中起之先世播相唐文宗時史王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謂人

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

坐停官初郭崇韜既死

郭崇韜死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年

宰

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

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揚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

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

數音所角翻分音扶問翻

帝常依違維

翰獨以法裁折之

依違者謂若依若違無可否一定之說折之古翻

光遠對處

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

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

光遠既平范延光挟功邀上以斥執政

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

罷其樞密使

考異曰竇貞同少帝竇錄及薛史劉處讓傳云楊光遠入朝遂于高祖前而言執

政之失乃罷維翰等樞密使以處讓為之楊光遠傳云
范廷光降光遠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于
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為西京留守今按晉高祖實
錄天福三年十月壬辰維翰崧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
入朝對于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為西京留守天福四
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為相州節度使蓋處讓光遠傳
之誤晉少帝實錄及薛史桑維翰傳叙
光遠鎮洛陽後疏維翰出相州是也 以處讓為樞密

使 太常奏今建東京而宗廟社稷皆在西京請遷置

大梁敕旨且仍舊 戊戌大赦 楊延藝故將吳權自

愛州舉兵攻皎公羨于交州

延藝當作廷藝皎公羨殺楊廷藝見本卷之上年劉

昫曰愛州東至小黃江口
四百六十里入交州界

羨遣使以賂求救于漢

以下
文考

之義上當
有公字

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弘操為

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

言將以交州
為弘操封略

將兵救公羨漢主

自將屯于海門為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

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

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

黠音下入翻
鄉讀曰嚮

不聽命弘操帥

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

白藤江當在峯州界自此進至
花步抵峯州帥讀曰率趣七喻

翻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于海口多植大杙

銳其首冒之以鐵

杙音與職
翻杙也

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

挑音徒
了翻

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

艦戶
點翻

漢兵大

敗士卒覆溺者大半弘操死漢主慟哭收餘衆而還

從還

宣翻又
如字

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

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屍益傲之孫也

先惠薦翻蕭
傲相唐懿宗

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

治直
之翻

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

無別

別彼
列翻

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

自經死

史以婦人能守節書其事而失其
姓氏而馬希範之淫暴不可掩矣

河決鄆州

鄆音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范延光降自魏徙鄆今自鄆州入朝

丙午以閩主昶為閩國王

書閩主者表其已竊大號書以為國王者晉命也

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

赭袍天子所服賜之是許

之竊號也

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

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

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

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

受也閩主怒黜為民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

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如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

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于契丹養部曲

千餘人常蓄異志

楊光遠雖蓄異志而帝與契丹無間則無從而發也至出帝與契丹構隙

則引契丹為援而速禍矣

辛亥建鄴都于廣晉府

唐莊宗之初即位也建東京於魏州

以魏州為興唐府後改為鄴都明宗天成四年廢晉受命以魏州為廣晉府今復建鄴都

置彰德軍

於相州以澶衛隸之

彰德軍梁貞明間嘗置之矣張彥之變尋廢今復置之

置永

清軍于貝州以博冀隸之

分天雄之貝博成德之冀州為永清軍

澶州舊

治頭丘帝慮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劉

繼勲徙澶州跨德勝津并頓丘徙焉

澶州本治頓丘縣今併州縣皆徙治

德勝按九域志之澶州距魏州一百三十里德勝之澶州晉人議者以為距魏州一百五十里有二十里之差

蓋自澶州北城抵魏州止一百三十里若自南城渡河并浮梁計程則一百五十里也以河南尹

高行周為廣晉尹鄴都留守貝州防禦使王廷胤為彰

德節度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為永清節度使

始升貝州為永清軍

廷胤處存之孫

唐末王處存鎮易定

周鄴都人也

范延光屢請

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

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

范延光帥天雄相州其巡屬也
振漢縣唐帶萊州相息亮翻

戊午以景為耀州團練

使 癸亥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

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

鹽鐵者鹽鐵使

司也下惟禁私作銅器

五代會要時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間公私應有銅者並令

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為文左環讀之委鹽鐵鑄樣頒下諸道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或慮諸色人接便將鉛鐵鑄造雜亂銅錢仍令所屬依舊禁斷尚慮逐處銅數不多宜令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聞鍊永遠為主官司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中賣入官或任自鑄錢行用不得接便別鑄銅器

立左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為鄭王充開封尹

通鑑封子姪為王多

書封亦或書立蓋因當時
史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

癸亥敕先許公私鑄錢慮

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

許民私鑄已非可久之法況又聽其輕重

從便則民必鑄輕安有鑄重者乎惟患鑄之不輕薄耳輕薄之甚必至缺漏此錢安可久行邪 辛丑

吳讓皇卒

年三十八 考異曰薛史唐餘錄皆云溥禪位踰年以幽卒歐陽史但云卒九國志云溥

能委運授終不罹篡殺之禍深于機者也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弒讓皇事不可明今但云卒 唐主廢

朝二十七日

唐主于舊君之卒依傍漢朝臣為君服以日易月之制為廢朝日數自古以來易姓

之君惟唐主于舊君若加厚者原心定罪是猶終兄之臂而奪之食既奪其食矣乃引其臂而按摩之曰吾愛吾兄也朝 追諡曰睿皇帝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為齊王

鳳翔節度使李從暉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旣出郊作亂突門

入城剽掠于市

突城門而入剽掠也剽因妙翻

從暉發帳下兵擊之亂

兵敗東走敏自訴于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